

藝術無界 同心同行

林天行

七日談

(香港篇)

三月，是香港的「藝術月」。香港藝術節、巴塞爾藝術展等一系列國際級大型藝術展會登場，加之博物館、畫廊和藝文空間內舉辦的各類活動，城中充滿藝術氣息。在粵港澳大灣區加速融合發展的今天，藝術不僅是城市的名片，更是連心橋與黏合劑，正成為深化灣區合作、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力量。

灣區融合的關鍵一環，是文化藝術的深度融合。香港擁有中西交匯的文化底蘊以及成熟的藝術市場運作機制，具備聯通內地與海外的獨特優勢。而大灣區內地城市擁有廣闊的空間、深厚的嶺南文脈與強大的科技基礎。兩者相輔相成，為香港視覺藝術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。

近年，香港視覺藝術生態持續優化。香港特區政府重視文化藝術發展，香港藝術發展局、各大高校與民間組織等，持續為藝術家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。隨着西九文化區M+博物館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兩座世界級藝文地標落成，香港擁有了國際頂尖水平的視覺藝術場館，與傳統美術館、畫廊和社區藝術空間等，共同構成多元展演體系，讓藝術走進日常生活。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等吸引全球數百知名畫廊參與，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、收藏家和遊客來此交流，探討合作。傳統水墨守正創新，油畫、版畫、雕塑多元發展，裝置、數碼和公共藝術等方興未艾，形成傳統與當代並存、東方與西方交融的活躍局面。

香港美協作為香港美術家自願組成的學術性、專業性的非牟利社會組織，成立至今一直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藝術、繁榮香港藝壇貢獻力量。多年來持續舉辦香港美術家慶國慶作品展、慶祝香港回歸歸國作品展、香港青年藝術家作品展等，以藝術為媒，增強香港藝術創作

者和市民公眾對祖國的情感認同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也須清醒看到，香港視覺藝術發展仍面臨不少困難。一是空間資源緊張，運營成本高企。畫廊、展覽空間和工作室等租金昂貴，青年藝術家與中小藝術機構生存壓力大。二是人才結構不夠均衡。優秀的策展人、市場推廣、文物修復和藝術評論等專業人才不足，制約行業長遠發展。三是藝術普及仍有空間。頂層國際藝術交易活躍，但市民公眾了解、欣賞及參與藝術仍有待提升。四是灣區協同機制有待完善。香港與灣區內地城市在藝術文化層面的交流日益增多，但在項目落地、人才流通、產業合作等方面，仍缺乏常態化、長效化的合作機制。

粵港澳大灣區建設，是香港藝術界必須抓住的重大機遇。香港視覺藝術要實現高質量發展，需打開灣區新空間，走出一條結合香港優勢、灣區資源與科技賦能的嶄新道路。

首先，推動灣區文化共融，實現資源共享。香港的強項在國際化網絡、專業機制與資源；灣區內地城市的優勢在廣闊空間、龐大市場、產業配套與文化根基。兩者可實現有效結合，一方面以灣區為腹地，壯大香港藝術根基；另一方面以香港為窗口，助力灣區藝術走向世界。

近年，香港美協多次走進灣區，與灣區同業交流互動。我曾率團經港珠澳大橋赴珠海、肇慶開展「大灣區文化行」，十餘位香港藝術家實地採風寫生，與當地藝術家交流，共同創作、激發靈感。我們曾在珠海等灣區城市舉辦「藝術共融」作品展等，並持續攜手廣州、深圳等地藝術家展開聯合寫生活動等。未來，可進一步加強灣區美術組織聯動機制，通過聯合展覽、藝術家駐留、學術研討等形式，讓香港

藝術家加深對於祖國大地與灣區風貌的認知，也讓灣區各地優秀藝術家和藝術佳作通過香港走向國際舞台。

二是探索「科技+藝術」，拓展創作與傳播邊界。數字科技、人工智能技術正深刻改變藝術創作與傳播方式。香港擁有國際化創意思維，灣區擁有領先科技實力，「科技+藝術」結合將產生極大的創新動能。

在創作層面，鼓勵藝術家大膽運用新技術、新媒介，讓傳統水墨、國畫、油畫與數字藝術、多媒體藝術對話，拓展東方美學的表達邊界。例如香港美協支持並參與的「香港水墨新時代」展覽，邀約多位九〇後藝術家以創新方式探討「水墨」在當下的嶄新意涵。此外，善用科技打造沉浸式藝術體驗，增強觀眾的參與感與互動性，讓藝術從靜態觀賞變為動態體驗。在連接灣區層面，探索搭建數字藝術平台，實現線上聯展、雲上展廳、遠程研學等，打破物理空間限制，讓藝術無遠弗屆。

三是培育原創藝術IP，構建文化產業鏈。視覺藝術要實現可持續發展，不能停留在創作與展覽層面，必須走向產業化。香港在設計、品牌和營銷等方面經驗豐富，內地製造、供應鏈、電商和文創等方面實力雄厚，可

實現強強聯手。二〇二四年底，我在北京榮寶齋舉辦個人畫展《百荷呈祥》，便與青年設計師合作推出衍生文創產品，深受年輕觀眾喜愛。未來，可進一步支持藝術家與設計機構、文旅項目合作，將優秀藝術作品轉化為文創產品，讓藝術走進大眾的日常生活。另外，可依托深圳文博會、設計營商周等平台，為原創藝術IP提供展示、延展及傳播的機會，幫助優異創意從傳統藝術空間走向更廣闊的市場。

香港藝術月，讓我們看見這座國際都市的文化活力，而大灣區融合發展，則為香港藝術打開無限廣闊的未來。香港視覺藝術發展有國家戰略的支持，有中西交融的特質，也有灣區協同的廣闊舞台。藝術無界，同心同行。願香港藝術在灣區沃土上綻放更絢麗的光彩，書寫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化新篇！



▲二〇一九年，百名香港美協會員在珠海古元美術館舉辦聯展。 作者供圖

驚蟄啟春萬物榮



自由談 李仙雲

乍暖還寒，冷雨如絲。當二十四節氣的第三個節氣——驚蟄忽至，灰蒙蒙的天空「轟隆」一聲乍響，驚蟄蛰伏了一冬的萬物紛紛甦醒。河水嘩啦啦地哼着歌，堤岸的春柳聞歌起舞，枝搖條曳間新芽吐綠。酣眠了一冬的蚯蚓，在日漸鬆軟的泥土裏蠕動翻滾，硬是把睡醒後的嫩苗，一點點從土裏拱了出來。檐下燕子呢喃，枝頭桃之夭夭，迎春灼灼。一個萬物萌發的初春，已在細雨春雷中，暈染開滿城生機。

在這「陽和啟蟄，品物皆春」的驚蟄時節，在震天撼地的春雷聲裏，蛇蟲鼠蟻紛紛爬出洞穴。正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所言：「萬物出乎震，震為雷，故曰驚蟄。是蟄蟲驚而出走矣。」

滾滾雷聲春回大地，萬物復蘇，「春雷響，萬物長」，這轟隆隆聲催促農人，讓「耕種從此起」。綿綿春雨潤澤田畝農埂，冷寂了一冬的麥田，碧悠悠的麥苗開始拔節生長，四野裏都是萬物蓬勃生長發出的細微聲響。

漫遊於郊野桃園，正驚蟄技藝精湛的農藝師，竟將那滿園桃

樹修剪得如盆景般圓潤舒展、側枝斜逸。柔粉嬌俏的桃花灼綻枝頭，它們艷而不俗，花香襲人，真是「初桃麗新采，照地吐其芳」。忽聞一陣啾啾啾啾聲，幾隻羽毛艷麗的小鳥在花樹間翻騰嬉戲。這靈動機敏的鳥兒，宛若開在枝杈間的花朵，牠們伸着細長的喙，輕啄幾下花枝，又棲落枝頭，眼珠轉動間，似在醉嗅花香。

驚蟄在古代又稱啟蟄，「啟」乃打開，即啟發、警醒之意。我一向慵懶散漫，本計劃讀書寫文，可一碰手機就沉迷其間，將大把時間浪費於荒誕且同質化嚴重的各類短劇中。昏天黑地地沉溺在這種「量身定製」的信息繭房中，無以自拔。

《周易》曰：「震，君子以恐懼修省。」當春雷乍響，驚蟄催春氣萌動，讓春雨沖刷與滋養萬物，也是時候給內心來一次「驚蟄」，喚醒那個渴望成長、積極昂揚的自己。在轟隆隆的雷聲裏，望着這滿目春色、鶯燕歡鳴，「好雨」潤物，天地間都是萬物甦醒的律動之韻，渾身的細胞都像被激活般，能量滿滿，信心繁懷。

驚蟄春雷響，萬物煥然新生。讓我們在這大好春日，珍惜時光，向陽而行，與風兒相伴，和群花共舞，讓生命從此刻覺醒，活出一場屬於自己的「驚蟄」時節。



維港看雲 郭一鳴

梁實秋說，我們中國人是最怕旅行的一個民族。他說這句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，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，如果他能看到這些年國人的旅遊熱，一定會對這句話作出修正。今年春節長假期，全國旅遊盛況空前，我的家鄉潮汕地區到處擠滿來自天南地北的遊客，酒店民宿一房難求。據統計，春節假期汕頭市共接待逾八百個旅行團，同比增長百分之三十二點二四，接待團隊遊客總人數同比增長百分之五十四點七六，除夕夜接待遊客一百一十五萬人次，正月初二（二月十八日）汕頭海灣放煙花，當日接待遊客一百六十四萬人次，創單日歷史新高。那天晚上我從潮州赴廈回到汕頭，正好焰火晚會結束，車流癱瘓近三分之一市區，我們被堵在路上差不多一個小時。關於旅遊熱的「潮汕現象」，網上有各種討論，我雖然離開汕頭四十多年，但幾乎每年至少回汕一次，近幾年因公因私回汕的次數更多，見證汕頭由冷變熱再到成為網紅城市遊客熱爆，所以完全有資格談論這個話題。

一個地方吸引遊客，通常有三個因素，一是山水風光，景色迷人，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；二是多名勝古蹟，例如有天堂下有蘇杭；三是民俗人文別具特色，例如新疆雲南的少數民族風情。而在我看來，潮汕對遊客的吸引力三者俱備，還加上一項舌尖上的風景——潮菜美食。

先說山水風光，首推有「南海明珠」之稱的南澳島，主島面

也談旅遊熱的潮汕現象

積約一百二十八平方公里，橫臥閩、粵、台三省海面，北瀕柘林灣、南瀕南海，距台灣高雄僅一百六十海里，島上有國家森林公園。站在北回歸線標誌的「自然之門」塔下，仰望蒼穹，聽海濤拍岸，龍辱皆忘。

再說名勝古蹟，當然要去潮州逛古城樓、遊牌坊街、拜謁韓文公祠、體驗「過河拆橋」的十八梭船廿四洲。還有保留完好的揭陽學宮和進賢門。而當你徜徉在汕頭小公園的民國風騎樓建築群之間，彷彿穿越回到百年高埠昔日時光，翻閱一首海外潮人愛國愛鄉愛家人的凝固的詩篇。

而我認為，潮汕地區最具魅力的是獨特的民俗文化。北大陳平原教授今年春節回潮州老家，他在《人民日報》撰文說，近年潮州因為美食、英歌舞以及營老爺等，吸引天南地北的好奇遊客，令小城變得人滿為患。他還專門介紹饒平的布馬舞，認為少女飾演的布馬舞可以和剛烈雄壯的英歌舞對讀。

聽說幾年前饒平布馬舞曾經到香港表演，但我沒有看過。我對威風凜凜的英歌舞更加熟悉，「夫添」陣容一百零七人有個說

法：故事來自《水滸傳》梁山泊眾好漢化妝賣藝、大鬧大名府營救玉麒麟盧俊義。雖然不是每一個觀眾都知道潮汕英歌舞的出處，但很難不被舞蹈表演的豪邁動作和英雄氣概所吸引，與其說這是一支表演隊伍，毋寧說是一支播響戰鼓吶喊出征的「大軍」。春節期間汕頭小公園每天都有英歌舞表演，喚起遊客對我們的民族性中剛烈之美的古典崇拜。英歌舞儼然成為潮汕民俗的代名詞，甚至成為中華傳統民俗文化的一張名片，走出國門，揚名海外。

潮汕民俗豐富多彩，除了英歌舞、布馬舞，還有營老爺、出花園等等。其實，潮汕話本身就是一道亮麗的民俗文化風景。一本《潮汕字典》，標註平上去入八個聲調，可以追溯到唐宋甚至更早的中原古音，絕對不是方言那麼簡單。

至於名揚天下，有「最好的中華料理」之譽的潮汕美食，更是魅力無窮，去年筆者在專欄撰文《美食也是風景》，引起不少讀者共鳴。香港旅行社早就開設專門的「潮汕美食團」，兩個多小時高鐵可達，不知道今年汕頭春節期間一百多萬遊客當中，有多少是專門為了品嚐潮汕美食而來。央視《朝聞天下》節目採訪幾名在汕頭過春節的外國遊客，他們稱是來品味汕頭的特色民俗，幾個人索性在一家食肆門口坐下來，體驗揮鐵棒槌打牛肉丸，笑得很開心。

祖國大好山河美景處處，但網上有人說：人這一世，一定要去一次潮汕，看英歌舞、吃潮汕菜。

▲汕頭鎮邦美食街夜景。 資料圖片



茶油飄香



人與事 魯力

不久前黃昏，朋友曉剛推門進來。也不多話，只將兩個瓶子桌上一放，「自家榨的，山茶油」。瓶裏的油，透過窗外的晚霞，漾溢着一層溫潤的、蜜似的光澤。擰開一聞，旋即便有股清郁的、略帶茶味的香，鑽入鼻子。曉剛拍拍手，「過年炸年糕，拌涼菜，比什麼油都香」。說罷，轉身便走。留下我和那兩瓶靜謐的油，對着滿屋漸漸濃起來的暮色。

茶油的香，不似菜籽油那股浮躁的青氣，也非花生油那般甜膩的悶氣。它清，清得像山澗泉水；卻又沉鬱，沉得像老木頭的木芯。初聞是草木的微澀，再品，舌底下竟泛出一點果味的甘涼來。這味道有點熟悉，一下子便把我拉回到雲霧繚繞的鼓嶺。

幾個月前的夏天，我們「躍上葱蘢四百旋」，車子盤山路上繞得人頭暈後，停在一處山坳裏。曉剛帶我們到一戶農舍去吃「柴火雞」。

主人家的屋子是舊式的木板房，黑瓦的

檐角高高翹起，像鷹的翅膀，扇着一縷縷從屋頂煙囪冒出來的炊煙。晚飯主菜是柴火雞。灶是黃泥砌的大灶，鍋是沉甸甸的大鐵鍋，底下架的松木劈柴，燒得鍋噼噼啪啪作響。雞是現逮的走地雞，剝去核桃大的雞塊，也不焯水就入鍋，只等鍋燒得通紅，「刺啦」一聲倒一大勺茶油。油入鍋的瞬間，我算是開了眼界。尋常的油，總不免有些煙，有些嗆。但那一勺茶油下去，只是平靜地化作一片潤澤的金泊，滋滋作響，將那滿鍋的雞塊溫柔地包裹起來。松柴的焦香，雞肉的鮮香，茶油的茶香，混合一起充滿了整間屋子。

夾起一塊雞肉，油光銜亮，每一塊都吸飽了茶油的精華。咬下去，皮是脆嫩的，肉是嫩滑的，最妙是一種說不出的、黏貼腸胃的滋潤，一點兒不膩，只讓人覺得舒服。原來這柴火雞的「魂魄」，一半在柴火，一半便是在這茶油裏。那頓飯，我們吃得個汗流浹背、暢快淋漓，彷彿把整座山的元氣，都囫圇吞進了肚裏。主人告訴我，那山裏人

家，祖祖輩輩都吃這茶油。炒菜、煎炸、涼拌，乃至小孩磕了碰了，老人筋骨酸痛，都離不了它。他們說這是「長壽油」，說它「養人」。

我們的祖宗，早就識得這山野之珍。明代的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裏指出茶籽「主治喘急咳嗽，去痰垢。」又說它「明目亮髮」，潤澤肌膚。我記起那山裏的婦人，雖經風日，膚色卻是紅潤的，頭髮也烏亮，想來便有這茶油的功勞。古時候，它還有個風雅的名字，喚作「山茶油」，算是南方的貢品。清人王士雄的《隨息居飲食譜》裏讚它「潤燥，清熱，息風，解毒」，評價是極高的。

茶油的誕生也是轟轟烈烈的。我曾在山裏見過一回榨坊。榨坊的樑被歲月和油膩染成深褐色。炒籽的大鍋，烏沉沉的。碾盤是石頭的，被牛拉着，吱吱呀呀地轉着圈子，將菜籽碾成粉末。最撼人心魄的是那榨油的場面。巨大的木榨，是用整根的老樟木或槓木鑿成的。榨腔裏填滿用稻草包裹的茶籽粉

餅，幾個男人喊着號子，掄起沉重的撞錘，「嘿——啣」，一下又一下，撞擊那楔入榨腔的木楔。那聲音是沉悶、鈍厚的震撼，真像大地的心跳。隨着這充滿韻律的衝撞，金黃的、清亮的油，便從榨腔底下的小孔，涓涓不斷地流淌，匯入陶甕裏。那景象真有一種原始的儀式感。一切氣力、汗水、耐心，還有山林整整一年的陽光雨露，都在這場撞擊中，被壓榨出來，化作這純粹的金黃。那香氣與滋味，才會一層層地從容地釋放出來。

專詠茶油的古詩不多，大約因為它終是灶頭間的物事，不比梅花、蘭菊能惹出無限的幽思。我記得一個不出名的詩人寫過茶油：「枯枝結秀潤肝腸，玉液金酥貯山房。」這「玉液金酥」寫得真好，把茶油的顏色與質地都寫活了。尋常的金貴，總帶着珠光寶氣的俗。這裏的金，是秋陽透過層層山林，灑下來那沉靜的金，是土地與時光釀出來的金。它不炫耀，只是默默地等着識貨的人。